

清代荷兰使者眼中的山东运河

□ 冬华

长途访问

约翰·尼霍夫1618年出生于德国,早年做过水手,后来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工作。1655年7月19日,为建立有利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关系,包括他在内一行16人的荷兰使团受命远涉重洋出使中国。

8月中旬,使团一行到达中国南海一带。荷兰使团进京的路线是广州到北京的传统贡道,先是从广州到三水,然后溯北江而上,到南雄下船,再由地方官征集夫役,把所带礼物背过大庾岭,到达江西省境内;然后在南安府上船,沿赣江顺流而下,经吴城镇入鄱阳湖,再由鄱阳湖入长江,经长江北岸的仪征县到达扬州。

使团于顺治十三年(1656年)五月二十一日从扬州开始沿运河北上,途经扬州、高邮、宝应、淮安、宿迁、济宁、南旺、张秋、东昌、临清、武城、故城、德州、东光、沧州、青县、静海、天津、河西务、通州等众多运河城镇,七月十二日在张家湾下船,然后由陆路到达北京,因此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对运河两岸城镇风情的记载尤为详细。完成任务后,使团于1657年3月末抵达印尼的巴达维亚外港,前后经历大约2年时间,并向东印度公司提交了相关报告。

1665年,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出版,其内容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自然、地理、风俗、物产、城镇、建筑等,同时绘制了众多精美的插图。

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原稿是尼霍夫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报告,尼霍夫的哥哥亨利受其委托进行整理,并擅自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内容进行了修改。其实不只是亨利,后来的其他出版者为了取悦读者,均根据当时读者的阅读兴趣,对原著进行了删改,故而流行于市面的版本问题很多。

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描述的中国,虽不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那般梦幻与传奇,但还是激起了读者的兴趣。18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欧洲社会出现了“东方热”,尼霍夫游记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后来,荷兰汉学家包乐史对该书进行了详细考证和整理,其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研究基本恢复了该书的原样,并且将沿河途经的城市一一列出,同时将清代运河之全貌呈现出来。

沿线见闻

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记录了当时山东的情况。

明清时期的济宁为河漕重镇。荷兰使团于六月十三日抵达济宁。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记载:“这个城房舍叠架邻比,并有二座高塔。河两岸的郊区一望无际,人烟稠密。此处还有两道大水闸,闸水时水深达六尺。所有的客栈和茶馆都拥有自己的戏旦来取悦观众,顾客只需付六七文钱就可坐着整天看戏。而这么富有情趣、衣着华丽的男女戏子,竟也能依靠客人所给的如此微薄的钱生活,



荷使初访中国记》首页

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,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。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是荷兰人约翰·尼霍夫所写的日记,详细记录了清顺治十二年至十四年间,荷兰来华使团在中国的见闻。该书是其耳闻目睹的一手记录,为研究清代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


阳谷阿城下闸



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

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使团在济宁见到渔民用鸬鹚捕鱼,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:“他们有一种两边都架着竹竿的小船,用桨划动,上述的鸟就停歇在竹竿上。他们把小船划到湖里,把那些鸟放出,那些鸟就立刻潜到水里寻鱼。而中国的船夫们则继续划桨前行,这些鸟就以同等速度跟着船游动寻鱼。这些鸟的喙囊用圆环勒住,以防它们捕到鱼后囫圇吞下。这些鸬鹚在水里一叨到鱼,就立刻浮出水面,先把鱼咽到喙囊里,飞到船上,渔民就使劲掰开它的嘴巴,从喙囊里熟练地掏出那条鱼来。如果鸬鹚不再潜入水中捕更多的鱼,中国渔民就用棍子或竹板将他们的鸬鹚打得羽毛横飞,这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。”

张秋镇位于济宁和临清之间,为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。荷兰使团于六月十九日来到张秋镇。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记载:“此地距济宁一百六十里,位于皇家运河两岸。该城入口处两旁都建有坚固的防护城楼。城区为正方形,方圆步行约一个小时,有土墙和石造城垛。城里有很多漂亮的房屋,但因人口稀少,大部分房子没人住,而且非常颓坏。城中心靠岸边的地方有一座寺庙叫大王庙,非常漂亮。”

东昌府(今聊城)城因经济繁荣、文化昌盛,被誉为“江北都会”。六月二十日,荷兰使团抵达东昌府城。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对府城的建筑布局做了详细记载:“该城距张秋城九十里,位于一片空旷地面,方圆步行一个小时,

呈四方形。城墙建筑得十分坚固,比我们见过的所有城墙都好。有两条主要的街道呈十字形贯穿全城,城中心有一座很高的四层建筑物,各层皆有拱门,每个拱门上都有房檐覆盖。这些城门很坚固,每个方向的城门除配有堡垒之外,还各有四座岗楼,守住岗楼就可以控制各段城墙。城北有一座长一百三十七步的木桥供人行走,木桥下是一道环绕该城的河流。城南就是一片很大的郊区,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那里买到。”

临清地处会通河和卫河交汇之处,为南来北往漕船必经之地。六月二十日,使团抵达临清。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用大量篇幅记载了临清的城市面貌:“该城距东昌城一百二十里,坐落在皇家运河的两岸,有两座城堡互相守卫着,河心还建有二个坚固的水闸。城北有一座由九条渡船搭成的浮桥,人们可以经浮桥来往于河两岸的城区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河两岸各有一门小铁炮,设置的位置很恰当。该城位于一片沙质的地面上,建有土质城墙,城里有许多漂亮的房舍和庙宇。城墙上有一个石造的城楼,北门城墙有十五个岗楼,二个圆堡。该城的布局呈不等边三角形,城区的幅员步行约一个半小时。我们在此地买到许多罕见的水果,其中有个大而味美的梨,这种梨可以存放很久。”

武城县西北隔运河与河北省故城县、清河县相望,南连夏津、聊城,东接平原县,东北濒四女寺减河与德州相邻,为两省三地六县交会之地。荷兰使团六月二十五日抵达武城。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记载:“该城距临清一百二十里,环有四方形的城墙。在漳河的右岸,我们尚可看出一些昔日繁华之地的遗迹。这个小城城南的河对岸,有一片居民稠密的郊区,山东省界至此结束,往北进入京畿地区。”

德州自古就有“九达天衢,神京门户”之称,运河全线贯通后,德州成为水陆交通要道,经济逐渐繁荣。六月二十八日,荷兰使团到达德州。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描述了他们眼中的德州:“该城距故城县七十里,城区呈四方形,位于上述河流的右岸,城墙高大漂亮,

上面有很多垛堞和圆堡。城郊人口众多,商业繁盛。此地停泊着很多戎克船和其他各种船只,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通过。”

南旺奇观

顺治十三年(1656年)六月十四日,使团一行途经位于汶上县西南、运河东岸的南旺,尼霍夫记录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:“有人告诉我们,若在这里投九根小木棍到河里,有六根会流向北面,三根会流向南面。我就好奇地在龙王庙的对面投了一下,结果真是如此。”之后途经此地的英国使臣,亦有类似说法:“有一个未经解释的说法,在这里抛一束棍棒在水面上,棍棒也随着水流分成南北两个方向,这确是一种奇异的现象。”

南旺民间的说法则是“七分朝天子,三分下江南”,即有七分水向北流,有三分水向南流。实际上,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有关。尼霍夫所在的龙王庙,应为现南旺枢纽遗址考古公园内的分水龙王庙,坐落于当时汶河与运河交汇处。

关于该水利设施的修筑,明代万历年间《汶上县志》记载:“永乐九年尚书宋礼始筑,于戴村遏汶,全流出于南旺,四分南流达于济宁,会沂泗诸水入淮;六分北流达于临清,会漳卫诸水入海。然秋夏水涨,犹得自坎河入故道,漕与邑俱利焉。”山东段是京杭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河段,其最高点南旺与大运河南北两端高差达30米。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设计者考量了地势斜度、地质结构、水量等众多要素,故该工程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。

当然,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所记载的世态民生并非都是正面的。使团一行到达张秋镇时发现,该镇虽外观尚可,有不少精致的住房,但几乎大半的房屋无人居住,已呈衰颓之势,“这个地区到处是残垣断壁。因为几年前黄河泛滥,淹没了这个地区,不但水坝河堤,连整个城区和郊镇都被洪水卷走。”

据记载,顺治七年(1650),“河决荆隆口,张秋以下堤坝全部被冲毁,洪水夺大清河河道入海”。清初国力有限,无力救险和治理,黄河随后又于顺治九年(1652年)、十年(1653年)、十五年(1658年)发生了多次决口,运河沿岸百姓的生活深受影响。

尼霍夫一行几乎全程取水路进京,故而能看到清初运河水道、水工设施、沿岸建筑以及运河沿岸民众的生活。其中一些风物民情为当时国人所常见,本国学者记录时难免忽视,但对尼霍夫而言,大运河上所见的一切,都给这位浪迹天涯的旅行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尼霍夫遍历了山东运河区域,他以新颖的视角对运河沿线的河流河道、闸坝堤堰、传统建筑、乡村市镇以及民风民俗等进行了翔实的观察载述,随行的“专业素描家”还将沿途所看到的城市、乡村、河道、桥梁、塔寺以及其他新奇之物绘制了下来。因此,《荷使初访中国记》具有极高价值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)